



# 小鷹飛起來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

# 小鷹七起來

◎ 電子書 · 紙書 · 光碟

## 小 鹰 飞 起 来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30

书号：10096·169 定价：0.31元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蓝蓝的天      | 李百川 | (1)   |
| 小鹰飞起来     | 何 伦 | (15)  |
| 爸爸回来了     | 王 涛 | (36)  |
| 塔拉池的少年们   | 赵 进 | (67)  |
| 银 锁       | 张 锐 | (95)  |
| 大牛和小勇     | 李田夫 | (106) |
| 芳芳上了“光荣榜” | 李 禾 | (124) |

# 蓝 蓝 的 天

李 百 川

清晨就开始刮风，气象哨高杆上那对银色的碗碗转的飞快。蓝蓝心里很着急。她警惕天气会有点不对头。可是，她的小助手晴晴，偏偏不快点来，她不该忘记，今天，只有蓝蓝一个人呆在高山上。

气象哨设在高山上，是专门用来监视雹云的。要是在平常，妈妈会来处理突然的情况。可是，妈妈今天一早就出发检查炮点去了。

蓝蓝打开百叶箱。

一轴纸卷在轻动，一枝细细的笔，一刻不停地在蓝格纸卷上划来划去，发出均匀的沙沙声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灵巧的手在握着它，工作的那么聚精会神……

记得刚到高山的时候，蓝蓝第一次看到这种蓝格纸上划出的歪歪扭扭的曲线，就嚷嚷道：“妈妈羞，妈妈连线都划不直。我来帮妈妈划。”

“帮妈妈好啊。是的，这还不是妈妈划的，是妈

妈的小助手划的。”

“妈妈的小助手！他在哪里？”蓝蓝惊奇地问。

在蓝蓝的记忆中，妈妈最初从城市来到这里，只是一个人顽强地工作着。妈妈在山顶上挖了地坑，装置了仪器，打着一把伞，风里雨里，蹲在地坑里工作。那多么艰苦啊。后来，又来了许多叔叔阿姨，妈妈跟他们一起，跑遍了沟沟岔岔，查清了雹雨从哪个方向来，又在公社党委的协助下，帮助生产队建立起了消雹联防线，每个山头都布置了炮点，研制成了一发几响的高射炮弹，发明了高空用空炮，低空用土火箭，地面点炸药包的高中低结合、全面破坏冷空气对流的打法。这些年来，联防线有力地控制了雹雨，庄稼没有遭受过损害，真把气象哨建到山区人民的心坎上了。可是，后来不知什么缘故，跟妈妈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，却一个一个地被调下山了，直到又剩下妈妈一个人。

妈妈把蓝蓝带到百叶箱前，打开百叶箱，说：“我的小助手，就是这个小机灵呀，它会把每天的气温帮我记得下来。妈妈还有很多这样的助手呢。”

“呵，一只小机器，就是妈妈一名忠诚的小助手。”蓝蓝感激地看着不停工作着的小机器，“妈妈，我也一定要做你的小助手！”

是的。这样的话，蓝蓝已经说过很多遍，但最早却还是从这样一件事情开始的：

那时候，蓝蓝还没有来到高山。有一天，妈妈回到研究所，汇报了工作，一进家门就带着气愤的神色。先前跟妈妈一道在气象哨工作的叔叔阿姨都来看望妈妈。他们跟妈妈一样，一个个也都很激动不安。

研究所的一个矮胖子也跟着到家里来了。他不慌不忙地从壁橱里翻出酒来喝。

“你们气象哨提出这样长远的科技规划显然不是时候。”他把一叠纸掷还给妈妈，“别尽顾了气球上天，忘记了红旗落地呀！”

“气球上天有什么不好！”妈妈的脸胀得通红，“毛主席早就指示我们要常常把天气告诉老百姓，气象哨坚持搞科研，为贫下中农服务，这些年来做到了防雹保收……”

“哼，颗粒不收又有什么要紧……”

“请原谅，我不能给你喝酒，”妈妈生气地夺掉了他的杯盏，“我可以代表任何一个贫下中农这样做：因为酒也是五谷酿成的。”

“好的，我也告诉你，今后我们不再派人去加强气象哨。如果你还想去支撑，你一个人去为它收场好了！”

叔叔阿姨们都愤慨地嚷道：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！”

“我们强烈要求回气象哨去！”

“我一个人……”妈妈抑制着内心的痛苦，果决地说：“好吧！”

那个矮胖子悻悻地走到门口，用指头点着蓝蓝，说：“会寂寞的吧，可以带着姑娘去嘛！”

蓝蓝忍不住了，用冒火的眼睛盯着他，好半天憋出一句话来：

“偏要去，偏要去！……你怎么样呵……”

回头扑到妈妈怀里，啜泣地说：

“妈妈啊，带我去吧，带我去吧，我一定要做妈妈的小助手！”

蓝蓝坚决地跟妈妈来到了高山气象哨。

夜里，就着小油灯，蓝蓝凑在妈妈的工作台上，把自己的假期功课做好。清晨，她一骨碌爬起来，奔到山顶的草坪上去，带着功课里学到的本领，跟着妈妈一点一滴地学习气象观测。

每天清早都要从山脚下哼哧哼哧地爬上来一个农家小姑娘。她比蓝蓝还要小，大约只有六、七岁的样子。她常犹豫地走走停停，用惊讶的目光打量蓝蓝，羡慕地看蓝蓝怎样象大人一样在百叶箱前沉思。蓝蓝也不时地给她送去欢迎的眼神，象真正的客人那样，等着农家小姑娘来招呼自己。妈妈说，小姑娘名叫晴

晴，住在山脚下。跟前来呀，晴晴，跟蓝蓝交朋友吧！可是，晴晴只是腼腆地笑笑，躲得远远的，独自一个人到“大炮”那儿去揣摸一阵。其实，那并不是什么大炮，不过是气象哨充气球用的氢气筒，样子象门炮罢了。在一个清早，晴晴终于忍不住了，当蓝蓝正专心地听妈妈讲解的时候，她突然将自己胖胖的小手递到蓝蓝手掌里来，蓝蓝一下握紧了它。

“晴晴！”

“蓝蓝，小姐姐……”

阳光早早地照在高山上，照在两个从此形影不离的小姑娘身上，她俩象一对小金鹿似的，在草坪上跳来跳去。当蓝蓝第一次能准确地把风向风力、气温湿度的观测结果报告给妈妈的时候，妈妈从记录夹上抬起惊讶的目光。

“我能当好妈妈的小助手，是吗？”蓝蓝认真地问妈妈。

“小姐姐，小姐姐，”晴晴胆怯地问，“我又是你的小助手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晴晴，咱们都来帮助妈妈。”

妈妈笑了，点点头。

“妈妈，我常常偷偷地想，”蓝蓝憧憬地说，“兴许我真的会成为一名气象科学家……”

“干吗偷偷地想！蓝蓝，敬爱的周总理提出了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；这个，也时刻鼓舞着妈妈。孩子，只要我们把实现这个目标当作自己的理想，就能搞好气象工作，就能充满信心地前进！”

肯定的，蓝蓝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助手，也能够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不是么，当妈妈把探空仪从天上发来的报告在图上标点出来的时候，蓝蓝已经能够仔细地把这些标点连成曲线……只是，在这些日子里，蓝蓝越来越注意起妈妈的眼睛来了。她觉得妈妈的眼睛里有什么不寻常的光采，那双眼睛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是的，妈妈面前常常有很多图表要描，有东南亚的，有太平洋的……可是，妈妈的眼睛里，只是仅仅反映着天空的风云么？蓝蓝总觉得，妈妈的眼睛里，还反映着看不见的却是更重大的风云——周总理逝世了，接着毛主席逝世了，阴云压在妈妈和蓝蓝的心上；而当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胜利消息传来，妈妈兴奋地教蓝蓝跳起了秧歌舞，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的时候，妈妈的眼睛是多么明亮啊。也只是在这时候，蓝蓝开始懂得了妈妈那一双洞察风云的真正的眼睛……

转眼，一个金黄色的收获季节就要到来了。每年这个时候，联防线都要对各炮点来一次大检查，妈妈自

然也要参加。

“蓝蓝，跟不跟妈妈到炮点去玩？”

“我不能去玩，妈妈，我要学习观测。”

“你还需要照顾呢。”

“我跟晴晴在一起。晴晴家里人也会照顾我的。  
妈妈放心去吧！”

“好的。替妈妈把观测结果记下来。”

“知道。妈妈需要完整的资料搞研究。可是，妈妈，咱们的信号旗杆还没有立起来，要是雹雨突然来了，怎么升红旗通知联防线开炮啊。”

“回来就立，来得及的！”

“还有什么，妈妈？”

“早晨把小机灵记下来的座标纸拿下来。”

“知道啦。还有呢？”

“这就够了。”

……蓝蓝从百叶箱里拿下蓝格纸，发现小机灵划出的曲线扭的厉害，她明白气温有变化。她收藏好，朝四周看看，并没有乌云，却意外地瞟见，在“大炮”后面，晴晴的老虎鞋在晃动。

蓝蓝惊喜得几乎要叫出声了，她悄悄地绕到“大炮”后面，看见晴晴正专心一意地蹬着双脚，又在扳

“大炮”身上的栓儿了。扳呀扳呀，挣得脸都红到耳根上了，不料，手一滑，一个屁股蹲，手捂着屁股，却不吭一声。蓝蓝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。

“小姐姐，快来呀！”晴晴高兴地叫，“我帮你，咱们一起来。”

“又是你，晴晴，每天都来扳一扳，多少次啦？”

“九十九！功夫一到，就能扳开。”晴晴兴致勃勃地讲，“今儿一早我净想、净想咱俩亲手放一个大气球。不是每天早上都得放一个么？妈妈检查炮点去了，嘿，咱们不放谁放啊！”

“可是，你忘啦，妈妈放了气球，就跑回屋里，收气球发来的报告，那时候，满屋子都是滴滴滴、滴滴滴的声音，象鸟儿叫似的。可是，咱们也会收气球发来的报告吗？”

“干什么一定要收气球发来的报告呢！嗨，反正放一个、放一个呗，小姐姐。你想想，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儿，”晴晴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中，“起先，气球不过象一条麻袋，把‘大炮’的栓一扳开，噗噗噗，氢气灌进去，‘大麻袋’动起来，开始翻身，等到完全翻过身来，就憋足了气，象一个大胖子了，哎呀，满间屋子大的大胖子，脚跟也站不稳。放开它吧，放开它吧，它就摇摇晃晃地上天，一直上天，后

来，象个圆月亮，挂在蓝天上……”

蓝蓝也高兴得咂咂嘴巴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又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不行呀！晴晴，现在不是玩的时候，我们得注意观测雹雨会不会来。”

“靠咱俩怎么知道？”晴晴直摇头，“还是放气球吧，放气球吧！”

“不能放。”

“那，我不当助手啦。”晴晴威胁地说，“放气球，就给你当助手。”

“啊，真笑人，小助手是干什么的，是帮助人玩的吗？”蓝蓝抓住晴晴胖胖的小手，笑着说，“别忘记，晴晴，我们都是妈妈的助手，是帮助妈妈看天的——哎呀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在他们面前，西北角的山峰间，突然升起了一条蛇一样的旋风，摇头摇尾地朝上窜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“龙卷风！”蓝蓝惊叫了，“雹雨就要来了。妈妈说，‘山区有了龙卷风，雹雨吊在半空中’。”

西北角上突然翻起一堆乌云来，那乌云伸展得很快，变成了鸟爪的形状。

“晴晴，妈妈不在家，咱们是妈妈的小助手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爷爷说过，以前，不管谁看见龙卷风，都得停下手里的活——”

“要是摆渡的人看见呢？恰好船到了河心？”

“扔下船和乘客，马上跳水去报告啊！”“啊，你逗我！摆渡的怎么又会先看见龙卷风呢，又不在高山上。”

“可是，这就是说，抗雹比什么都紧急。”蓝蓝认真地说，“晴晴，咱们现在就站在指挥台上，一定要把雹雨就要来了的消息，马上向联防线报告！”

“能象你妈妈那样，把信号红旗升起来，叫炮点开炮吗？”

“就得这样做，快！”蓝蓝奔跑起来，可是又牙疼似地叫了，“哎呀，旗杆和绳子都没来得及弄到！”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”晴晴慌得团团转。

风儿呼呼，草儿摇动。

蓝蓝突然搂住晴晴的肩膀，她的眼睛里放出紧迫的光芒。

“晴晴，咱们放气球，用气球来升信号红旗！”

“啊，气球——真要放啦！”晴晴惊喜得什么似的。

“孩子们从箱子里拖出一条气球袋。为了不让酸枣刺挂破它，他们两头掮着，拉得直直的。在蓝蓝的另一只手里，吃力地拉着红旗的一个角。那面大大的信

号旗，一出门就被吹得鼓起来，忽喇喇发出响声，象大鸟的翅膀，稍不留神就会从手里挣脱。但是他们终于赶到“大炮”那儿。

两个小姑娘把红旗绑在气球上。蓝蓝扭开了“大炮”的卡子。晴晴一看愣住了，她真不知道开“大炮”先得扭这么一下，害得她扳呀扳呀总是扳不开。

“晴晴，第一百次，扳哪！”

晴晴使足了力气，扳呀扳呀，猛觉得身子闪了一下，只听得那“大炮”发出“啪啪啪”的爆鸣声。孩子们忙把气球口套上去，用惊喜而又疑惧的眼光，看着气球袋怎样膨胀起来，怎样变成一个大胖子，高高地站在她俩面前。直到它胖得不能再胖了，她俩急忙扎紧气球口，用力挽住这个满间屋子大的银色的气球。

“蓝蓝，大炮！大炮还在冒气！”

蓝蓝去关“大炮”。立刻，发生了很不妙的事情。气球开始努力地上升。晴晴对于自己小助手的职责决不含糊，抓住气球不放。晴晴的身体摇晃起来，她直觉得，那浑厚的大地，用看不见的双手在推开自己，推开自己，随后在她的脚下悠悠地转动了一上，又转动了一下。她头晕眼花起来，开始跟着气球踉跄，象有一条牛在扯着自己。

“小姐姐，小姐姐！我要跟气球一块去啦……”晴晴沮丧地嚷嚷，“再见……”

“放开，快放开！”蓝蓝叫。

晴晴松开了手。刹那间，晴晴觉得自己又稳稳当地停立在大地上了。原来蓝蓝已经把系气球的长绳的一头连在“大炮”上了。

气球很快升上了天空，突然，象撞在墙壁上似的落下来，接着又升上去，停在高空了。

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升起来了。在透明的气球旁边，红旗一个劲地迎风招展着。

蓝蓝和晴晴抬头望着红旗，眼睛、脖子又酸又困。猛地，咚咚咚咚，各个山头都接连发炮，报告他们看到了红旗信号，已经进入阵地。

鸟爪形状的乌云又变得象野牛群了，攒动着，抵触着，在头顶上翻滚，越压越低。轰轰轰轰，四面山头的炮点，对准云头开炮了。东线的炮响起来，蓝蓝和晴晴，奔到山坡东面，晃着小拳头，喊：“打呀，打呀！”南线的炮响了，蓝蓝和晴晴，又奔到山坡南面，喊：“打呀，打呀！”

乌云想逃出火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不得不丢了胳膊掉了腿，散成小块的云，摊开来，变薄了，最后化成濛濛细雨，刷刷地落到地面上。

这时，风雨声里，夹杂着锣鼓声。泥泞的山路上，来了一队敲锣打鼓的人们。呵，妈妈满身泥水，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，被人们簇拥在当中。那些先前同妈妈在气象哨工作的叔叔阿姨们，也都一起来了。

“啊，孩子们！”妈妈搂住蓝蓝和晴晴，感动地说，“今天是一场很猛很贼的雹雨哇。多亏你们指挥了战斗。”

人们用热烈的眼光盯着蓝蓝和晴晴。两个小姑娘多么不好意思呀，幸好，有一位叔叔，指着高高飘扬的红旗，怪有意思地说：“你们看呵，咱们气象哨恰恰是气球上了天，红旗高高飘啊！”人们都被逗笑了。

雨过天晴。叔叔阿姨们告诉蓝蓝说，打倒“四人帮”，科技战线的形势可真叫人高兴。他们终于又回来了。他们要和妈妈一起，把这个高山气象哨办得更好。

蓝蓝看人们都喜气洋洋的，便踮起脚尖，双手捧着妈妈胸前的大红花，问道：

“妈妈，你为什么戴大红花？”

妈妈正要说些什么，忽然锣鼓声、鞭炮声响成一片。人们把一张大红贺信贴在气象哨门口，大声朗读起来。蓝蓝一听，欣喜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原来那贺信是研究所党支部写给气象哨的，说妈妈和